

孔子隨喜



薛仁明 著

孔子一身反骨，只不过是藏在他的温良恭俭让中罢了。

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显，他的反骨是隐，这当然不是孔子虚伪，而是他气象万千；

孔子的蕴藉是显，激烈是隐，他的和悦之气是显，杀伐之气则甚隐；

正因有显有隐而又能相生相成，故而孔子的世界水深浪阔，蓄得了鱼龙。

孔子
隨
齋



NLIC 2970653444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子随喜 / 薛仁明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133-0205-0

I. ①孔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孔丘 (前551~前479) - 人物研究
②儒家 - 人生哲学 IV. ①B22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6520号

孔子随喜

薛仁明 著

策划编辑: 饶佳荣

责任编辑: 饶佳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7.625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一版 201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05-0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学问，惟在气象

林谷芳

谈中国水墨，你可以推崇范宽的巨碑山水，他磊落遒劲，使百家纤巧，暗哑俱废；你也可以心向倪瓚一河两岸的萧疏澹泊，逸笔草草，聊写胸中之气；而论曲尽其态，笔墨酣畅，“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”，许多人当推石涛为古今之最；谈平淡天真，雅洁远逸，有些人喜直指黄公望的理意兼顾。而即便八大的意境、笔墨，尤其是他那被大家忽略的山水是如此出格地让我觉得千古一人，但若论气象、论吞吐，怎么说，也还得从蜀人张大千谈起。

朋友问我如何给大千下个断语，我说“气象万千，富贵逼人”。这富贵逼人是张大千极特殊之处，他画工

笔、画仕女，乃至画钩金荷花，再如何富贵，却无半点俗气，就如同他过的日子般，令人欣羨，却不让人嫉妒，因为居停挥洒，自有一派风光。

风光是禅家语，这里触目即是，处处生机，正因禅心是活的。活，所以能出入、能吞吐。不过，要如此，还得先将自己打开，将学问打开。

将自己打开，是不泥于己，如此才能与境相应，眼界一换，所见就有不同；将学问打开，是不受限于法，回眸一望，乃满目青山。如此，于人于境，不画地自限，自然开阖自如，写史论人，对境应缘，就有不同气象。

气象是眼界、是格局、是丘壑，但较诸于此，它更有一番吞吐，可以周弥六合，可以退藏于密，无论横说竖说，总有一番气度、一番生机。

所以说，“富贵逼人”只是大千有时外显的相，“气象万千”才是他的根本。在画能不泥于法，从工笔临摹到泼墨泼彩，从册页到通屏，就都能大小无碍，随意进出。寻常说：人能大气所以不俗，这大气不是疏狂，而是开阖的气象。

论艺，要气象；看人，更得看气象。毕竟，艺之一事，尽可举生命之一端，将之极致，就能夺人眼目。而人，却必得全体契入，才有真正的生命成就可言。

生命富于气象，山河大地乃尽是文章；生命缺乏气象，就只能封闭自持，顾影自怜。一个时光推移，益见丰富圆熟，一个则愈愤世酸腐，总觉老天为何独薄于己，高低之间，乃愈差愈大。我们看少时同负才情的两人，其后处境却有天渊之别，关键常就只在这生命气象的有无之上。

人如此，由人构成的历史更如此。一个时代能否有其气象，决定了这时代的成就。不从这入手，巨大的史料就变成永远的负担，别说寻章逐句可以累死多数人，即便有所梳理，也早就远离了那时代的精神，更无益于当下的生命。

可惜的是，多少年来，我们写人、论史，却早就忘却了这气象。

忘却气象，正因早已缺乏气象，而关键，就在宋代。

宋代有高度的文明成就原不待言，它是六朝隋唐以降胡化的终结者，这汉本土文化的复兴本非坏事，但可惜

走过了头，走到绝对的夷夏之辨，周之后传入的东西乃尽归于须辟而废之的胡物。于是在宋，你就看到：

雅乐要回复先秦，却完全忽略了秦火之后，其原貌已难辨析，就一个黄钟音高为何，可以聚讼千年。

琴家说弹琴一有琵琶音，终生难入古矣！于是以幽微淡远为宗，最终，连扁舟五湖，一蓑江表，满头风雨，以心中之波涛映水云之翻腾，具现中国式交响的《潇湘水云》，在明代最著名的虞山派琴谱中也因其“音节繁复”而不录。

宋明理学援佛入儒，但骂起佛家，就像批杨墨：“出家，无父也，沙门不敬王者，无君也。无父无君者，禽兽也。”这等骂法，何止粗陋，更已似泼妇无赖之流了。

也所以，日本人比对五代编的《旧唐书》与欧阳修主编的《新唐书》，乃发觉《旧唐书》中一千一百多笔的佛教资料在《新唐书》中竟就不见，毕竟，面对“无父无君”的佛教，这等删法还算客气的呢！

以此，尽管宋有高度的文化成就，但这成就却可看成在胡化下沉潜待发的奋力一击，一击之后，却就每下愈

况了。

每下愈况是因没了气象，在此，严的何只是夷夏之辨，还是雅俗之辨、正邪之辨，这影响对后世既深且远，于是：

宋之后，标举生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人须严合礼教，由此，除了花灯、秧歌、民俗庆典外，中国人已不能随意舞动肢体，细腻舞蹈只能在戏曲中寻，而能有这个出口，还因演员扮演的是别人。

中国的琵琶是历史中唯一能与琴相颀颀消长的乐器，在唐是横抱拨弹，至明已直抱手弹，还发展出相信是今曲《十面埋伏》前身的《楚汉》一曲，其器乐化已臻巅峰，这转变何其之大！更是胡乐中国化的最好例证，但四五百年间竟无相关的琵琶史料，只因琵琶不仅是胡乐，还是俗乐！

而也就因宋儒的辟佛，即便佛教传入中国已两千年，民间甚而“家家弥陀，户户观音”，谈起佛家，许多儒门中人到今天第一句也还是：“佛教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。”

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，而就因画起圈圈，自拟正朔，缺了那吞吐开阖的气象，所以，于书画，即便文人多所寄寓，不乏大家，但真能开阖者，也常须于逸于格外者寻；于陶瓷，宋虽显其底气，至元明却仅能但探幽微，到清，则几乎只余玩物丧志；于音乐，则宋之前固灰飞烟灭，宋后则雅俗严分，难出大气；于文学，则宋词、元曲、明之小品文，皆极尽美言，却都少见酣畅；于思想，则文人之生活，尽管多出入三家，台面却只能标举儒门，此儒门还愈不可亲，最后士子就只能完全匍匐于科举之下，学问也只能死于句中；而中国人不再舞动肢体，居敬最直接的结果竟就是逐渐僵化的身体与想法。

所以说，这气象的有无、盛衰，才是了解中国千年以降文化变迁、生命转折的关键，但要识得此，却必须跳开宋文化成就带给我们的惯性与迷思。换句话说，谈人论史，谈者的本身就非得具备那吞吐古今的气象不可。

而老实说，仁明的这本书是有这点气象的！

这气象，出现在谈儒的孔子九章上，孔子本身就具气象，他当过大官，门人三千，虽不致三教九流，但来处不一，情性各异，他周游列国，要面对每次的不可预期，有南子者还相中他，怎么说，他都不像后世供奉的那种人。

这气象，直击宋儒的可敬不可亲，但更回归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孔子及其弟子的可能样貌，使我们读来，竟觉如睹斯人，《论语》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每一章句，竟也变得如此可亲。

这些篇章量既不多，篇亦不长，但不只内容，文字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与孔门直通的气象，形式论辩几乎没有，娓娓道来却总神气十足，坦白说，能如此谈孔，谈得如此直接，如此不死于句下者，怕极难找！而谈的是儒，却及于其他，读史论学，仁明的文风，相应的正是中国人那具象直抒的风格。

就因这具象直抒，他谈宋儒的概念化，乃不致堕在概念里与之交锋；而也因此，在全书中，他屡次述及当代知识分子，包含一些诚恳博学，具反思，乃至力图实践者其学问及生命的局限时，也特别清朗易读。原来，虽从古老的中国走出，这些人却一样走入了那概念化，那不可亲，那只探生命幽微，却乏趣味、乏江湖、乏活泼乾坤的老路。

这样的书，从讲方法、谈概念的看来，既主观又没学问，但讲方法谈概念不正是当前学问最大的异化么？！

谈禅之教学，我总喜欢举下面的应答：

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，参投子，问：“祖师言句如家常饭，离此之外，别有人处么？”

子曰：“汝道寰中天子敕，还假尧舜禹汤也无？”

的确，天子下敕，自说即为君命，何须假借权威，反观当代学界，言必谈出处，却从不问那原典如何产生，既为句下之徒，当然难以言那应缘而发的第一义。

而也正因祖师言句都从自己胸襟流出，所以即便盖天盖地，却总如寻常家饭般亲切。同样，真具气象者，其言尽管超乎惯性，笔下纵有王者之气，却因不假藉权威，不寻章逐句，不拨弄概念，不执著形式，也总令人觉得可亲，寻常人乃可在此无隔，在此印证。而离了这亲切，不要说难直指那生命学问的大义，首先异化的也就是言说者本人。

原来，学问无它，惟在气象。你能以生命气象对历史气象，以气象之笔举气象之人，谈史论事，为学说艺，何须雄辩再三，何须部繁帙重，平常道来，就有一番自家风光。

素看孔子

朱天文

如果把《论语》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，如何？读完薛仁明《孔子随喜》，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，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《论语》。

视角一转换，仿佛取得通关密码般，突然间，都看懂了。那些原先缄默似石看来全部一个样的古人，突然间，你说我说，连语气、连举止、连性格、连身世背景、连他们的命运，一一清晰到像《红楼梦》里写出的百样人，每一个都难忘。

小时候看《红楼梦》，看剧情的只关心宝黛恋情。稍长后看热闹，挑爱看的章篇看，王熙凤办秦可卿丧事的

那种场面调度，真好看。晴雯撕扇，病补孔雀裘。讲话大舌头的史湘云，喝醉了睡在芍药榻上。有人认同薛宝钗的世故明理，探春爽利有英气，鸳鸯好蕴藉大方。便是代表儒家坚固系统的贾政，在我们年过半百阅世堪多后，始能明白脂胭斋所批贾政之为人物，“有深意存焉。”李渝一篇文章《贾政不做梦》这么说，“是贾政，扶养宝钗母子；是贾政，携贾母和黛玉的灵柩归葬南乡；是他，送别了宝玉。只有贾政可以抚慰生者，安息逝者，让离者心安地离去。如果宝玉承尽了爱和哀，贾政担尽了事和责。”

没有贾府，不会有大观园之梦。没有贾政作为盘石的大观园，不会有宝黛晴雯这些逆叛之花开出墙外。贾政的存在，是要有点年纪之后才会注意得到吧。

薛仁明写孔子，众弟子中他跟孔子一样特别钟爱颜回，不说孔孟，只说孔颜，颜回也是他最企慕能够达到的人格状态。然而颜回，我很介意孔子曾说：“回也，非助我者也。于吾言，无所不说。”年轻时候我们受教于胡兰成，跟妹妹朱天心不同，我对胡老师的一切言行诲喻，无所不悦。这在我，永远是受益的一方。但对胡老师一方，我于他其实是无所帮助的。审视这点，我仍耿耿于怀。

把孔子写成小说，有日本小说家井上靖。我知道唐

诺以前想写，从子贡的观点切入（听闻已经有人这么做，也出版了）。子贡是商人，与孔门最异质，又够聪明，不出手则已，《孔子家语》里记载他一出手而乱齐、存鲁、强晋、弱吴、霸越，俨然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先驱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，子贡随行半程。孔子死后，他庐墓三年，又三年。《史记》写最后一位见孔子的人是子贡，孔子负杖逍遥于门，看到子贡说：“赐，汝来何其晚也？”接着的一段对话，极为动人。子贡若作为一名叙事者，也许更能看到差异，而揭开的面相因此会更多样，复杂，和丰富。

三十余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，游浅草观音寺，胡老师指看寺坛上两柱字，谈起能乐的舞姿犹如此：

佛身圆满无背相，
十方来人皆对面。

这两句讲修行，修得人事物，照面即见，没有隔障。当然这两句也可以拿来说孔子的因材施教，一对一的，每人得了各自的那一份。《孔子随喜》，在当代，在两千五百年后，亦自是一份。

二〇一一年三月五日

论语别观

牛陇菲

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誉为“武士”的青年才俊薛仁明，其二〇〇九年四月处女作《天地之始》，挑战成说，为胡兰成护法，两岸三地有识之士无不叹服其魄力胆识。接着，二〇一〇年七月“尔雅三十五周年主编推荐书”《万象历然》刊行，其师、道艺一体的禅者林谷芳先生赞其“有一番自家风光”。现在，又有《孔子随喜》问世，另辟蹊径解读《论语》，别开生面认识孔子。

解读《论语》，认识孔子，谈何容易？

孔子其人，圣之者众，欲去圣者也夥。晚清以来，

西学东渐，华学式微，五四运动“打倒孔家店”之厉声疾呼，一时似有摧枯拉朽之势。不过，孔子到底是子。任你噼噼，任你叭叭，我自巍巍，我自悠悠。这不，世纪轮回，孔学又趋时髦。最近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，中国国家博物馆北门之外，也树起一座高达九米五的孔子立像。九米五，那是九五之尊的吉数。真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天道好还。

说是时髦，真正通达孔学，真正理解孔子者，还是寡之又寡。

通达孔学，理解孔子，别无他途，仍然是要老老实实诵读孔学原典《论语》。

回到孔学原典，《论语》之题，先把我挡在门外。我是一九四五年生人，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新式小学，没有私塾小学诵读《论语》的童子功。“文革”“批林批孔”之后，才对《论语》发生兴趣。如此这般，四声读“论”，读了很久，以为《论语》就是孔子发论之语。很晚，很晚，才以二声读“论”。

以二声读之，《论语》之“论”，与“侖”、“纶”、“轮”通假，有其特殊含义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

志》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唐人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论语音义》说：“论如字，纶也，轮也，理也，次也，撰也。答述曰语，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也。”宋人邢昺疏曰：“此书可以经纶事物，故曰纶也。圆转无穷，故曰轮也。蕴含万理，故曰理也。篇章有序，故曰次也。群贤集决，故曰撰也。”

我感兴趣的是“论”与“轮”的通假。

《论语》是孔子想要“建设一个人世文明的学问”，“《论语》里孔子讲学问，讲修身”（胡兰成语）。《论语》，是孔子答其弟子以及时人，经纶事物，圆转无穷之语。论语者，不仅是经纶事物之论，随缘善应临机权变而不过时过气。论语者，也是圆转无穷之论，太极无极阴阳回旋而不偏执一端。论语者，更是孔子用心良苦诲人不倦之反复申说，即俗话说“车轱辘话”。如此，论语似乎也可以引申解释为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用心良苦诲人不倦反复申说的轮语。

《论语》，不像《老子》那样，已然实现了言语向文字的转化，耳朵向眼睛的转化。《老子》是他自己的哲